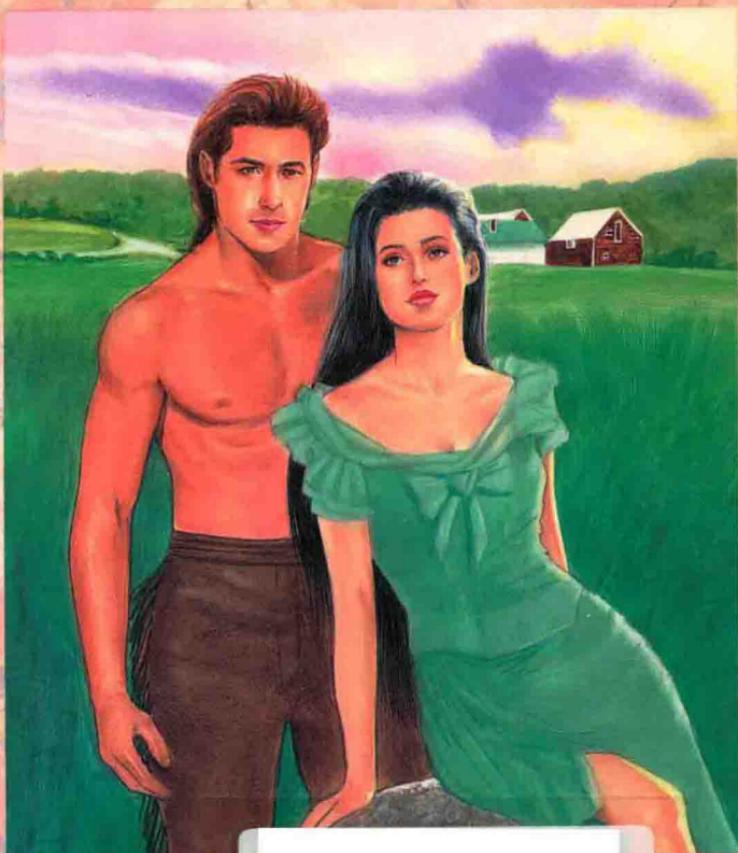


# 在夢中馴服

吉兒·柏奈特○原著

孫 玮○譯



Surrealism

by Jill Barnett

浪漫經典406



林白出



**在夢中馴服**  
**Surrender A Dream**

原著者：Jill Barnett

吉兒·柏奈特

譯 者：孫 玖



浪漫經典之 406

## 在夢中馴服

**Surrender A Dream**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6 · 10 月

原 著：Jill Barnett

譯 者：孫 玮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張曉惠 周又玲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88 —

傳真：(02) 7712558

劃撥帳號：0014980

發行字號：局版台書字第883號

排版者：普辰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 200 元

初版：八十五年十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203-9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星馬汶總代理：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60 Kallang Pudding Road #06-00 Tan Jin Chwee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1334.

Tel : 02-7472996 Fax:02-7438636

全美排行榜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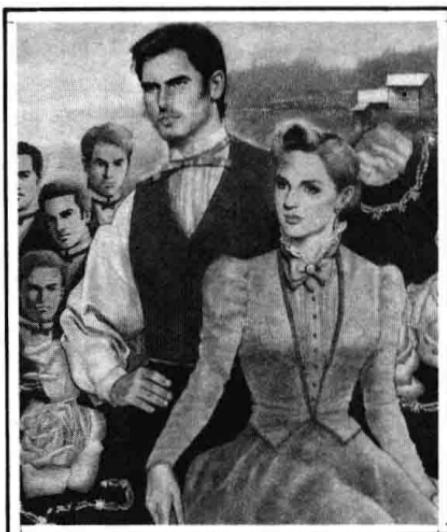
獨家獲得作者授權

出版國際中文版

400

# 玫瑰

# 玫瑰



200 元

茱麗·嘉伍德◎原著

苗蜜亞◎譯

在這個小鎮上，沒有人會笨到去招惹柯家人。柯家的五個成員雖然沒有血緣關係，卻以忠誠和真愛緊密地團結著。但麻煩卻跟著高大魁梧、昂首闊步、腰間佩槍的英國伯爵來到。然而玫瑰卻看出伯爵太有教養，很難在混亂的小鎮生存，於是要求哥哥們教他求生技巧……直到他透露的秘密顛覆了她對自我、生命和愛情的一切信念……

林白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 71 巷 15 號

電話：(02)7765889-0 郵撥：0014980-9



**在夢中馴服**  
**Surrender A Dream**

原著者：Jill Barnett  
吉兒·柏奈特  
譯 者：孫 玖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原著書名／

# **Surrender A Dream**

**by Jill Barnett**

---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1, Jill Barnett Stadl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ocket Book ,New Yor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6,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 406

## 在夢中馴服

Surrender A Dream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6 · 10 月

原 著：Jill Barnett

譯 者：孫 玮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張育英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張曉惠 周又玲 周貝桂 林春杏

發 行 人：林竺霓

發 行 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8888

傳真：(02) 77125111

劃撥帳號：0014900

發行字號：局版台書字第81547號

排版者：普辰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二段25號2F

定價：新台幣 40 元

初版：八十五年十月

國際書碼：ISBN 957-812-203-9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星馬汶總代理：皇冠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60 Kallang Pudding Road #06-00 Tan Jin Chwee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13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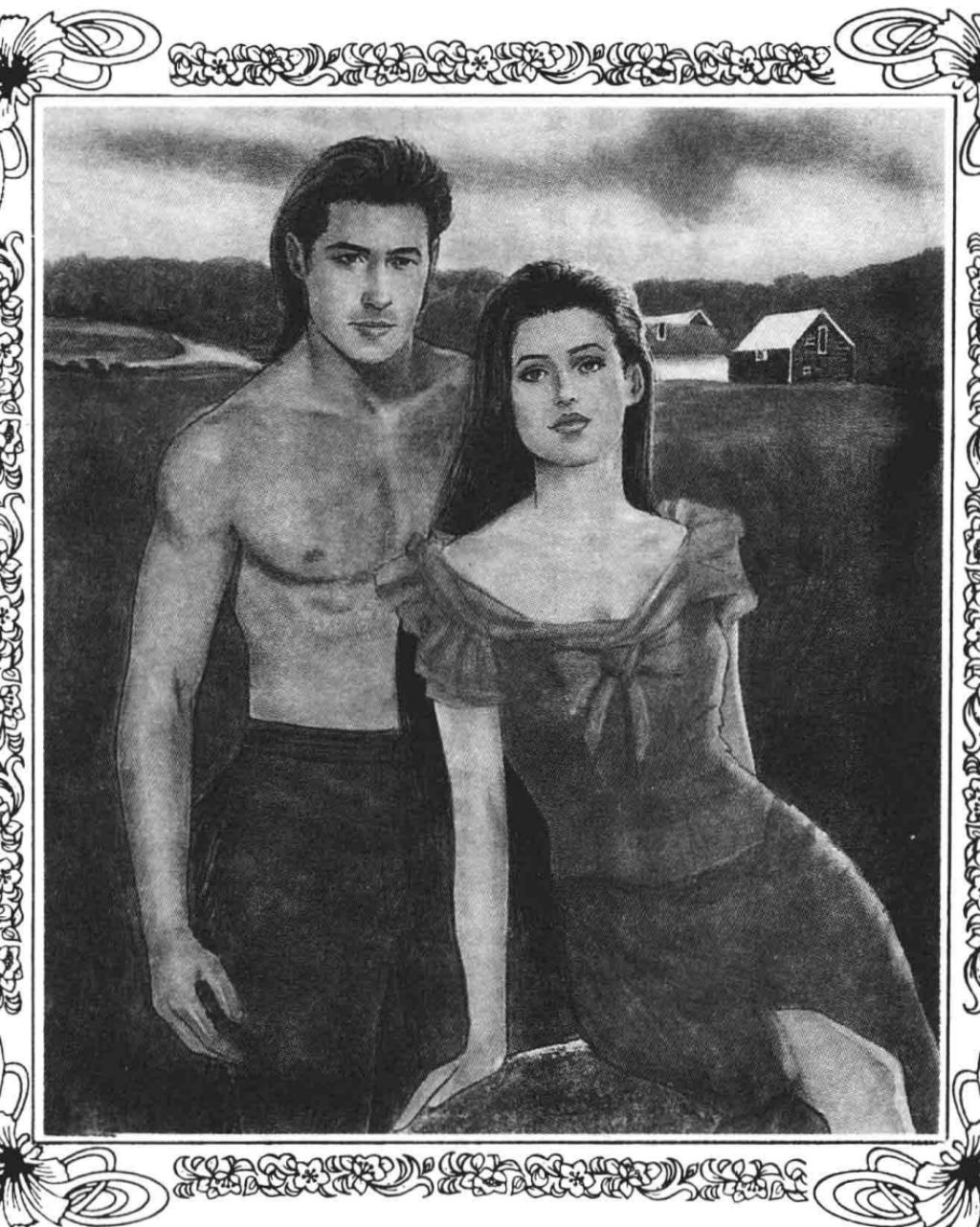
Tel : 02-7472996 Fax:02-7438636



平愛笛歡天喜地揮別芝加哥。領教了紛紛擾擾、摩肩擦踵的新興城市之後，得知姨媽文留給她加州的農場，愛笛不啻美夢成真。但甫抵達加州，愛笛才知農場竟然另有其主。

柯孟達身材挺拔、冥頑不靈……而且就如加州這片蠻荒大地般粗獷原始。孩提時代，孟達親眼目睹父親被殺、土地被偷——當時他便誓言終有一日會實現父親的夢想。

愛笛旋即發現兩人的頑固不相上下，但孟達性感的笑容卻遠非她所能敵。在不情不願地嫁給孟達之後，她卻逐漸學會珍惜夫婿溫柔熱情的愛撫。但短暫的歡樂並不是永恆的基礎，她知道將來孟達終須有所抉擇，不是面對過去的魔魘，就是失去小倆口幸福的未來。



# 序幕

一八八〇年五月十日 加州 杜雷爾郡 賦貝沼澤

豔陽高照，大地似乎在蒸發。一望無際的湛藍穹蒼下，酷熱肆虐，一點一滴地奪走灌溉溝渠內的水，露出紅色土壤。但加州強悍的小麥依然挺立，默默地與驕陽抗衡。只是這份靜謐卻被兩個隱身麥田的十四歲男孩所打破。

莫威利匍匐前進，急欲從朋友的草帽頭上看清土路上的動靜。「咻，孟達？看見了嗎？」

「沒，你要是不亂動，我搞不好可以聽見什麼。」柯孟達脫掉帽子，抹去額上汗水，汗濕的手拂開一縷褐髮，耳朶貼住灼熱的地面。幾隻蒼蠅在他頭上鼓譟，嗡嗡之聲不絕。孟達耐心等待，直到耳朶似乎都燙得起泡了才聽見遠處傳來馬蹄聲。他立刻轉頭對威利低聲說：「來了。」

兩個男孩急忙挪前，躲在高大的小麥簾幕中偷窺。須臾，小路那頭焦橙色塵土蔽天，一名騎士、兩輛馬車忽然破塵而出，朝柯家墾地前進。

「那是朴警官啊！」威利壓低聲音，指著騎馬之人。「那幾個人又是誰？」

「第一輛馬車上的是鐵路公司的土地掮客，其他兩個人我不認得。」孟達瞇著眼睛，想看清第二輛馬車上的人，但兩人的打扮卻看不出端倪。他們都戴著寬邊牛仔帽，身穿暗色羊毛外套、

白襯衫，全身都沾滿了聖喬昆山谷的塵土。他們的外表與當地人無異，與武裝屯墾者無異。剎那間，從主屋與穀倉之間湧出十數個武裝屯墾者，擋住了來人去路，而爲首的正是孟達的父親柯亞特。

雙方無言的對峙。十二個屯墾者形成一道人牆，對方的兩輛黑馬車並排，警官的坐騎在馬車前煩躁的挪動，而警官則緊張得臉上肌肉抽動。他緩緩趨前，手上未執武器。「我有一張解除屯墾權的書面命令要交給柯亞特。」

「我就是柯亞特。」一名瘦高的男子策馬上前，他有著與孟達同樣的褐髮、方正的下巴。警官遞出命令狀。「這是聯邦法庭的命令，你必須立刻讓出此地。」

仍與威利躲在麥田裡的孟達屏住呼吸，心驚膽跳地看著父親舉起右手，手槍瞄準警官。柯亞特低沈的聲音劃破僵持的氣氛。「我不會離開自己的土地。」

威利的父親莫比爾騎向前。「喂，警官，你也知道『屯墾人權利聯盟』正要上訴，再等幾個月這件案子就開庭了，你難道就不能等到法庭判決之後再說嗎？」比爾將帽子向後推，朝馬車上的人點頭。「我們在這山谷苦幹了八年，當初鐵路公司答應以每畝地兩塊五十分的價錢賣給我們，現在卻獅子大開口，一畝地要四十多塊。我們付不起這種天價，也沒理由付！」

其他人紛紛附和。

「我只是公事公辦。法律說鐵路公司擁有這塊土地，愛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警官指著第二輛馬車上的一个人。「這位羅先生就付了。」  
羅先生往後靠，露出槍帶。

警官繼續說：「在鐵路公司眼裡，他才是這塊地的新主人。柯先生，你必須馬上遷出。」

十二把槍齊齊上膛，槍管紛紛對準警官和馬車上的人。屯墾人絕不退讓。第一輛馬車上的土地捐客默默不語，但羅先生與他的朋友卻交換了眼神。

孟達看著父親又向警官移近些，有那些屯墾人做後盾，柯亞特不客氣的搶走命令狀，擦燃火柴，燒毀文件，拋在地上。「我不會讓被鐵路公司收買的法官把我趕出家門。把韁繩遞過來，我們會護送你和你朋友離開杜雷爾郡……毫髮無傷。」

警官與土地捐客互瞄了一眼，接著土地捐客聳聳肩，把手槍及韁繩都交給亞特。

一名屯墾者上前接過韁繩，正要把警官帶走，此時莫比爾騎到第二輛馬車前，看著羅先生，朝他的槍帶點個頭，說：「把槍給我。」

但鐵路公司雇的這位羅姓槍手卻自有主張，他舉起雙管獵槍，轟掉了比爾的腦袋。

威利放聲尖叫，孟達倏地撲向他，不讓他跳出麥田，衝向他父親血肉模糊的屍體。兩個男孩在麥梗上搏鬥，威利既悲痛又震驚，孟達則直覺地想保住好友的一條小命。

兩個男孩都沒看見另一個槍手倒下，也沒看見姓羅的迅捷無比地朝賈克訓的肚子開了兩槍，一槍撂倒史喬漢、射穿柏尼特的腦袋、轟掉巴羅斯的喉嚨，緊接著一顆子彈送進柯亞特的胸膛。子彈的衝擊使亞特落馬，摔在地上，翻了個身，必然是因為看見了兒子，於是掙扎著爬起來，揚聲示警，想跑向麥田。姓羅的拋下打光子彈的左輪槍，抓起座位旁的來福槍，瞄準孟達父親的背後，一槍解決了他。短短兩分鐘，鐵路公司雇用的羅姓殺手就放倒了六個大男人，穿過麥田，揚長而去。

屠戮後的沈重肅穆使兩個掙扎不休的男孩猛然打住，孟達張口結舌地瞪著十呎外父親血淋淋的身體，悲憤不已的威利掙脫孟達的壓制，推開他，抓起跌落在旁的手槍跳起來，東張西望，一看見姓羅的正穿越麥田中央，立刻拔腿追去。

孟達的腦子一片空白，仍無法接受眼前的慘狀。終於，他的四肢能夠移動，兩次深呼吸後，他拔腳追向威利。威利的腳程很快，又先跑了一會兒，想追上他實在不容易。孟達兩條長腿拚命地移動，握緊拳頭，恨不能脅下生翅。他全速衝向麥田外緣，一步飛躍灌溉渠道，衝入另一塊麥田。驀然，槍聲響起。

槍聲震耳欲聾，意味著開槍之人就在左近。他停下來，側耳傾聽，卻只聽見如雷的心跳聲、粗重的喘氣聲。他又深入了些，接近麥田尾端時，另一聲槍響自田畦外端傳出。他繞過去，看見啜泣的威利舉著顫巍巍的手槍。

孟達看見姓羅的跳到了灌溉渠道對面，倉皇閃躲。威利開的兩槍全沒打中。姓羅的爬上堤岸，孟達瞥見一道閃光，想也不想，立刻撲向威利，槍聲同時爆發。

姓羅的沒射中，但威利射中了。

兩個男孩躺在灼熱乾裂的地上，大口喘氣。孟達睜開眼，循著威利冰冷的眼神看向姓羅的屍體，他的胸膛冒著鮮血，仰天倒在乾涸的溝渠裡。孟達由威利身上滾開坐起來，大口吞進悶熱的空氣，口腔喉嚨立時感到燒灼感。他的雙眼也開始刺痛，那是他再也控制不住的眼淚。他看著威利，悲痛繫繩的臉孔，反映了孟達自己的臉。

他們是兩個一起長大的朋友，嘻嘻哈哈，打打鬧鬧。兩人都崇拜自己的父親，也同時目睹自

己父親被殺。兩人就這麼坐著，肩並肩，四周是金黃的麥田以及兩個孩子的哭聲。

兩天後貽貝沼澤事件的受難者下葬，鐵路公司隱瞞了真相，大眾透過一家鐵路公司所控制的報社得知這項消息。但報社把屯墾者渲染為無賴，惡意侵佔鐵路公司的土地，雖然其他報社有過較深入的調查，但依照法律，錯仍在屯墾者。儘管如此，輿論卻偏向屯墾者這邊，這些胼手胝足的農人牧者上了鐵路公司的惡當，才會在八年前帶著家人去開墾那塊荒蕪乾燥的土地，建立夢想中的家園。

杜雷爾郡沒有別人敢起而反抗鐵路公司，多數人害怕鐵路公司會雇用更多如姓羅的那種槍手。「屯墾人權利聯盟」最後因為缺乏基金，也撤銷了上訴。那些有能力負擔一畝地四十到七十塊錢的人，為了保住家園，只能啞吧吃黃蓮，任人訛詐；而那些不願付錢，或是家裡男人被殺的人就被全部掃地出門。

儘管大家敢怒不敢言，卻紛紛以行動表示個人的心意。超過兩百輛的馬車跟隨在貽貝沼澤被害人的靈車之後，深埋於地下的人是為家園犧牲生命的勇士。於是就在勇士安息的同一天，一股新興的情緒產生，那就是對鐵路的蔑視。

柯孟達站在小土坡上，看著馬車離開。他繼承了父親的馬，少許私人物品。裝在馬鞍袋裡的是父親的象牙柄獵刀、母親的浮雕飾品、全家福照片以及他們初抵加州不久，母親做的刺繡。定居後一年，他母親因遭蛇咬而逝世，所以這幅刺繡對父子兩人彌足珍貴。孟達的父親世代是苦幹的佃農，深信人的財富，甚至國家的財富都來自土地。所以柯家把刺繡當作夢想像徵，因為

上面繡著：我們的心在大地。這句話反映了孟達的價值觀：土地。

孟達低頭盯著手，拇指與食中二指相摩擦，觸感很粗糙，沾著剛才撒在父親墳上的土。父親的木棺深埋在他所熱愛的大地，這麼想應該讓孟達好過些才對，但沒有，心痛依舊。

威利離開人群，來到孟達身旁。「你打算怎麼辦？」

孟達在褲子上擦擦手，依舊看著消失在地平線的馬車，一臉沈思。半晌，才回答威利。「離開。」

「離開！」威利的聲調透著心頭的驚訝。「為什麼？這裡不少人家需要人手，我就為賴家幹活，他們還幫媽和我家的女孩子找了個屋子。乾脆我幫你去問問看好了，你比我們都懂得農事，我知道——」

「不用了，威利，」孟達打斷他。「我不能留下。」

威利一臉固執。「那我跟你走。」

「不行。」孟達的表情不容商榷。「你還有家人，他們需要你。」

「可是——」

事件發生後忙著拯救被害者卻徒勞無功的韓大夫與山谷最大的農場主人賴傑克一道過來，打斷了威利的爭辯。

賴先生看著孟達說：「如果你想找工作，我那裡還缺一個好手。」

賴傑克慈祥的眼神幾乎瓦解了孟達在四周築起的冰冷圍牆，他別開臉，傲氣不容他退讓。「謝謝你的好意，賴先生，我不能接受，我需要暫時自己一個人。」

「你該接受傑克的提議，孩子。」韓大夫好言相勸。「這個鎮上，甚至整個郡，沒有人不想幫忙。」

孟達看著威利，他那比手足還親的朋友，又看看這兩位樂意幫助柯亞特遺孤的長者。「我知道，大夫，也非常感激，不過我還是不能留下。」

韓大夫瞄了眼孟達馬上那空盪盪的馬鞍袋。「你要上哪兒去？」

孟達繃緊肩膀。「離鐵路越遠越好。」

傑克與大夫交換了會意的一眼。威利上前伸出手，兩個十四歲大的男孩緊緊握手，這是男子漢的姿態，也是兩個男孩在一夕之間長大成人的姿態。他們互道珍重。

韓大夫仍不忘再試一次。「你打算怎麼辦呢，孩子？你父親什麼也沒留下啊！」

孟達上馬，看了山谷最後一眼。「喔，他留了。」他轉頭，一雙果決的金黃色眼眸直視著韓大夫。「他把夢想留給了我。」